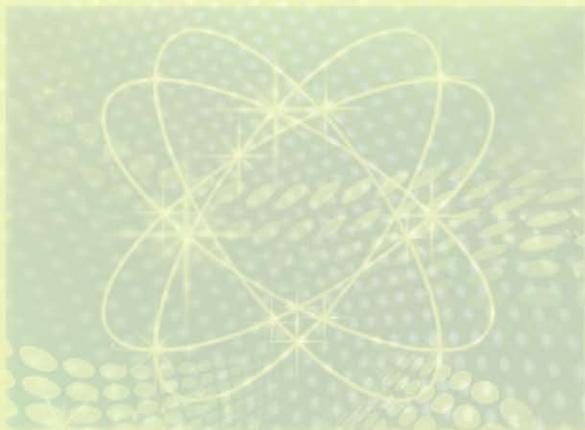


办学之道

——上海理工大学历任领导访问实录

上海理工大学档案馆 编



复旦大学出版社

办学之道

——上海理工大学历任领导访问实录

上海理工大学档案馆 编

復旦大學出版社



序

Preface

和很多大学一样,上海理工大学有一百多年悠久的历史;和其他大学不一样,上海理工大学的历史最为曲折坎坷,客观上也反映了近代中国百年来的历史和中外文化交流与冲突。以军工路校区而言,经历了沪江大学的停办及改革开放后部分的(商科)恢复、上海机械学院、华东工业大学等阶段,复兴路校区则经历了德文医工学堂、国立中法国立工学院、国立高等机械制造学校、上海机械高等专科学校等阶段。一百零五年的历史,美、德两个源头,两个校区之间的交流、互动、停办、恢复,断断续续,客观上体现了我国高等教育的发展历程。在这个过程中,学校各个时期的领导无疑是历史的亲历者和见证人。正是在他们的领导下,学校才有今天的成就和影响。而他们的作为,他们的出身,他们的思想,与他们所处的那个时代紧密地联系在一起。对这些老领导进行采访,客观上能让我们重温那段历史,感受今天的来之不易和历史的沧桑;能让我们了解学校的那

段历史,明了明天我们向何处去。

老领导们的思想、作为反映了当时学校所处的环境和发展水平。老领导们集体口述历史,在上海还是第一次,在全国也不多见。老领导们的口述,客观上是历史的记录,也是对今日上海理工大学的认同,对“理工大家庭”的认同,更是对学校未来的期盼。

感谢老领导的支持与帮助,感谢参与此项工作的全体师生!希望大家继续努力,创作出更多的关于学校历史和文化的研究成果!

燕 爽



目录
Contents

序	燕 爽	001
肖 流		001
卞怀之		009
徐念初		015
黄耕夫		023
王 琦		031
陈恩荣		035
阎仁杰		041
陈之航		048
徐 强		060
朱佳生		072
赵学端		085
汤亚栋		091
李燕生		099
吴益和		114
		007

张忠赓	121
陈康民	127
附录一 永不忘怀的战斗	131
淹没在刘湛恩光环背后的魏馥兰	138
历史选择了刘湛恩——刘湛恩就任沪江大学 首任华人校长始末	152
抗战时期的停办大学校长樊正康	166
沪江大学最后一任校长凌宪扬	176
余日宣的路: 南开 清华 沪江 复旦	188
附录二 上海理工学历任领导名单	200
附录三 上海理工大学历史沿革图	202
后 记	203



肖 流(1923—2011)

(校长 1954—1959)

(党委书记 1956—1958)

采访时间: 2009 年 10 月 30 日

采访地点: 上海理工大学档案馆

采访人物: 肖 流

参加人员: 章华明 冯丽娟

参加部门: 档案馆 老干部办

材料整理: 冯丽娟 陈 刚

我出生于1923年12月20日，是安徽舒城人，原名夏放，1939年，我在新四军驻地遇见后任国务院副总理的方毅同志，方毅调侃说“夏放”和“下方”同音，而此时我也正有改名之意，于是请教方毅，方毅遂建议改名为肖流，意为“潇洒风流”。在我童年的成长过程中，对外祖父印象深刻，外祖父陈荫三，号茂槐，是位老中医，曾开有药店“陈仁济堂”，然而他并非是个文弱书生，年轻时曾赤手空拳打老虎，轰动一时。而我并未继承外祖父的衣钵，治病救人，未曾学过中医，却如一般子弟一样，上私塾，上小学。

在走向革命的征途中，堂兄夏冰流对我的影响很大（我名字中的“流”字，也是出于对堂兄的敬重）。1929年，夏冰流就开始与我党秘密接触。他是位经受过残酷斗争考验的老党员，抗日战争开始后，我党在大别山建立了抗敌后援会，我与堂兄夏冰流在一处工作，夏冰流当时任副团长。1939年冬天，国民党不顾民族大义、抗日大局，开始掀起反

共高潮，我党在国统区的部分地下组织已经暴露，形势危急，当时大别山地下党负责人张劲夫，根据中央指示，决定让暴露的同志赶快撤退转移到新四军驻地，我就是在此时转移的。

对我而言，部队的工作是艰辛而快乐的，但同样经历了生与死的考验以及革命年代的残酷。1940年陈毅、粟裕领导的黄桥决战，对我印象深刻。当时的战斗实则是生死之战，敌强我弱，非常危险，并无必胜的把握，由于指挥得当，我军将士非常英勇，迫使国民党韩德勤部军长李守维溺毙，中将旅长翁达自杀身亡。战役过后，苏南、苏北的新四军势力得到了较大的发展，打开了新的局面。此时我跟随方毅在淮南，方毅时任淮南办事处主任，我在淮南大众剧团（前线话剧团的前身，陈毅称之为状元剧团）做支部副书记。

1952年，我转业后分配到上海机械学院（当时校名为上海工业学校，下同），那时才二十八九岁。初来之时，意气风发，一心想为社会主义建设多培养些实用人才。当时华东局与上海市委也十分重视机械学院，在我进校时，学校的干部配备很理想。我对前任校长李葵元很是钦佩，李校长很有才华，口才极好，开会一般不用演讲稿，在香烟盒上写几个字就能成一篇好文章，而且他能很好地深入群众，群众基础较好。可惜我调来后，组织上就将李校长调往第一机械工业部华东办事处任副主任，虽仍兼任机械院校长，但实际工作已经全由我来负责。原本我到机械学院时，位列

夏安世^①之后,是排名第二的副校长。由于组织上的信任以及工作能力的突出,加上夏安世更专注于业务,组织上最终决定还是由我主抓日常工作。

1952年,机械学院第一次公开招生,招录学员达两千多人,所招的学生都来自华东地区各省市,其中有县委书记、副书记,区委书记、副书记等干部三百多人,其他大多为工人。这次招生的目的主要是为了迎接第一个五年计划,华东局决心要培养工农干部,重点培养年轻干部。那时整个学校朝气蓬勃,早晨的广播里播放义勇军进行曲、藏族同胞歌唱解放军等歌曲,人们都是以一个崭新的姿态迎接新的时代。

由于学生人数增多,各方面困难都很大,吃饭、住宿、教学等问题都需要解决,我为此很是苦恼。沪江大学历史上学生的最高人数是一千三百多人,如今多出许多,建筑面积也就三万多平方米,那么多人,如何是好?只能委屈学生,宿舍一间最少住八人,十人住一间也很平常,相当拥挤。由于第一年招生过多,住宿条件有限,次年就不再进行招生,直到1956年才又开始对外正式招了一些青年学生。当时学校有六个宿舍,第一至第五宿舍住学生,第六宿舍住教工。教学的老师有少数是原沪

^① 夏安世(1903.5—1986.4)1926年毕业于德国卡尔斯卢尔大学机械工程系,1931年获德国机械工学博士学位。1932年回国后在前资源委员会任职,其间为抗日救国作出了贡献。新中国成立后,曾任华东工业部机械处副处长、上海机械制造学校副校长、上海造船学院机械系主任、上海交通大学制冷工程教研室主任、上海交通大学图书馆馆长、上海机械工程学会理事长、上海市制冷学会理事长、上海市冷冻空调机械工业协会首席顾问,为当时德国机械工程师协会两名中国籍会员之一。夏安世曾受汪道涵的委托,对建立上海地区的食品冷藏链及制冷工业的发展规划进行调研,促进了上海地区制冷事业的发展。

江大学留任。学校提供每位学生的伙食费是一月十元,相比当时的情况而言,已是相当不错。当时学生的思想淳朴、生活艰苦,相互间的感情很好。

相对于紧张的住宿条件,更令我觉得麻烦之事,就是这批学生的文化程度参差不齐,不管怎么安排班级,怎么安排上课内容、进度等,都会有人提出疑义,所以只能进行入学测验,根据测验结果分班、编排课程进度,因材施教。其中有个别同志由于早年参加革命,没有学过文化知识,确实无法完成学业。因此分配不出去,只好延长毕业,从1952年入学到1958年、1959年才毕业。

因为学习的事,甚至惊动了中央。有些同学确实无法完成学业,而当时又不让退学,于是就出现了跳黄浦江的事情。此事闹得很大,有些同志心生怨言,竟然写信告到毛主席处,信上甚至有二十一个人的签字,毛主席指派华东局领导谭震林来调查处理,谭震林又批转到上海市,由上海市出面解决。上海市很快组织了一个工作小组来机械学院调查,其中工作组组长是华东局党校的副校长,他们在学校里调查了近两个星期。当时上海市市委提出要处分我,撤销我的党内工作。由于我从部队转业到机械学院不久,所执行的工作任务都是上级领导布置的,学校党委开会后,不同意组织上对我的处分决定。最后市委组织部部长找我谈话,希望我能暂时委屈一下,处分我是为了教育大家,避免再发生类似事件。我从大局出发,默默承受了这样的处分,但市委还要处分前任校长,我坚决不赞成,希望就我一人对此事负责,不要扩大处分范围,最后组织上给予肖

流“党政劝告”的处分,但不到半年就撤销了。

1954年,组织上任命我为上海机械学院代理校长(当时校名为“上海机器制造学校”,下同),次年8月正式就任校长。当时上海机械学院的干部较多,能力也较强,鉴于其他一机部管理的兄弟院校在干部人员等方面上存在些困难,我支援了很多干部。比如,1952年、1953年间,调政治辅导处主任尹玉岚和组织科长杨松至复兴路校区当副书记;另外,调往上海船舶制造学校(现在的江苏科技大学)许多能力很强的同志,有些甚至是学校领导,中层的科级干部更多,不少是从学校的学生中抽调出来(一位上海模范教师支援到杭州的航空财经学校)。除了人力资源的支援外,物质上也给予了兄弟院校很大帮助,其中捐赠上海船舶制造学校一幢大楼,另外还支援过七台机床(当时机床很是珍贵)。对于帮助兄弟院校,我总是十分慷慨。那时一机部在上海办了五所学校,我基本上都支援过干部、物资。有一次,一机部教育司的副司长开玩笑地对我说:“你的共产主义风格太高了。”世事难料,若干年后,我调往杭州机械专科学校任校长,还用到了当初捐赠的物资。

1957年,天平路的工业管理学校合并到上海机械学院。由于工业管理学校没有足够的教学楼上课,学生都到机械学院的复兴中路校区上课,时间一长,两个学校的学生渐渐发生些矛盾,于是一机部决定让工业管理学校合并到机械学院。

在上海机械学院任职期间,有一件事让我一生都难以忘怀。1956年9月24日下午两点半左右,龙卷风突袭上海,机械学院一幢四层高的教学楼(思晏堂)倒塌,造成三十七人死

亡,一百五十八人受伤,伤亡惨重,我伤心之至。当时事发之后,学校电话线都已烧毁,我只能跑到附近的上海机床厂去打电话,流泪向上级汇报了关于龙卷风突袭之事,一机部的领导听闻后也很震惊,马上找到分管机械的领导干部,询问机械学院有无危房上报。而后,上海市公安局局长杨光池前来现场指挥抢救,高教部副部长、一机部教育司司长等领导也前来慰问。如此灾难,实为建校以来最惨烈的一幕,我至今回忆往事,仍不免唏嘘不已。

龙卷风突袭之时,数学系刘念萱老师正在上课,突然间整幢楼倒塌,刘老师从四楼掉至一楼,幸好黑板覆盖其身体,救了她一命,只是腿部因此落下伤病。当时状况之惨烈,上海所有的医院(除华东医院)都有机械学院的学生伤员。不久之后,学校为不幸死难的学生举行葬礼(仍为土葬)。其中,有一幕十分感人,一位死者的女友悲痛欲绝,跳下葬坑,要随未婚夫陪葬,被当场人员劝阻。由于政府的财力有限,死伤者的抚恤金并不多。

1958年,复兴路校区的校长余慧遭到批判,并受到留党察看两年、降两级的处分。于是我被调往复兴路校区任校长。

1965年,我被派往杭州机械专科学校任校长。“文化大革命”开始前,被派到浙江省的一些市县,组织社会主义教育运动。“文化大革命”开始之后,被调回到杭州参加运动。“文革”期间,我被诬蔑为“反革命”,挨批斗、关牛棚、扫马路和厕所,等等,受尽万般折磨,直到1970年6月才宣布“解放”。同年8月,海军办了一个干部学习班,我被派往学习半年,而后又

分配到镇江,直到退休。

我对上海理工大学感情很深,学校对我所作的贡献也是十分感念,每有庆典、会议等活动都邀请我,我也总是尽量参加。作为学校的老领导,我希望学校要保持艰苦奋斗的光荣传统。我认为上海理工大学之所以历经百年,仍旧朝气蓬勃,健康发展,就是因为一直坚持这些优秀的老传统。一个学校要发展,最重要的还是教书育人,要重视科学发展、科技工作、师资队伍的培养,努力提升整个学校的科学与人文素质。



卞怀之 (1923—1987)

(校长 1958—1960)

(党委书记 1958—1961)

采访时间: 2009年5月13日

采访地点: 上海理工大学档案馆

采访人物: 卞怀之夫人于炜

参加人员: 章华明 李能忠

柴敏毓 冯丽娟

录像摄影: 谢安平

参加部门: 档案馆 老干部办

材料整理: 冯丽娟 陈刚

我的丈夫卞怀之生于1923年，卒于1987年，是山东泰安莱芜人。虽然出生在一个农民家庭，但是其祖父、父亲、叔父都读过私塾，他也读过两年私塾，后在泰安中学就读，其间接接触进步力量。老卞上学时学习很好，在泰安中学的时候数学总是考第一，对文言文也很精通。

1937年冬，他从学校回家后，思想极为混乱，认为在敌后等死无前途，在不愿做亡国奴的希望下，积极想找出路。此时，党的山东省委派人到边王许村进行工作，他每天听同志宣传教育，对党有了初步的认识，消除了悲观失望的情绪，打消了南下流亡的念头，并拒绝同学们去国统区上学的劝说。

老卞的三叔1938年参加革命，于1938年在边王许村参加党的外围组织青救团，任团长，白天出操，晚上上课，讲抗日道理。10月参加山东八路军第十四支队独立一营，并在边王许村参加共产党。老卞受三叔影响为了响应党的号召，两次企图参军，一次被半途赶回，一次被三叔从部队中赶回，因年纪小，

部队不愿接收。1939年4月至5月，他在中共山东分局党校学习。1939年10月至1944年1月，在山东鲁南区苍山县任区宣传委员、县宣传部宣传科长、县委秘书、区委书记等工作。这段工作时间，是斗争最艰苦的时期，其间患重病两次，达年余。但这一时期坚持了斗争，锻炼了自己，渡过了这一最艰苦的时期。不久之后，分到地方搞“民运工作”，到赵县做民运部长、县委委员，坚持敌后斗争，这是群众工作蓬勃开展时期，全县实行了减租减息、大生产运动，全面发动了群众。1945年12月至1947年9月，在鲁南区党委党校学习一个月，未毕业就去铜山县工作，任县委民运部长、县委副书记，并于1947年立三等功，获得物质奖励。1947年10月至1949年2月，任邳县县委副书记、书记，此时是游击战争环境，在微山湖边上打游击。淮海战役开始，他在江苏邳县、铜山一带任县委下设的县大队政委，带领地方武装打游击，其间认识了我，并结了婚。

1949年春，他在山东鲁南区台枣地委工作，任地委共青团书记。同年3月，青年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，毛主席还亲自接见，团中央规定所有代表全要接受体检，就在这次体检中，老卞被查出患有风湿性心脏病，就是心脏中有淤血，后来收缩不动。这是因为在抗战年代，在山上打游击，老卞和后来的上海铁路局局长邵光华两人共盖一件大衣，这样，老卞的左半边身体全露在外面，睡醒以后左半边身体全是霜，后来就关节疼，好长时间他半边身体都不出汗，就落下这个病了。年轻的时候还不知道有这个病，骑自行车有时候感到胸闷，但也知道有这个病。4月份从北京回来去体检，才确认了这个